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
 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編號 D7231700

卷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奏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動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隴騷然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平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闕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事業錢財不足以調左右之匱急網載而往垂橐而歸是
下亮之而已不口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八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九

書啓

答胡寺丞宗愈書

時宗愈為楚州糧料
薦歛州新門令丁騰

光頓首再拜前歲承臨訪以諫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
兼示以所着文藁京師日困俗事因循逾年尚未報謝雖
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臯誠無以辭於左右
宜見棄絕而不錄者也今茲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賢者
之名是不以小禮為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
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
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
之京師名利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弊

廬者不啻十數然為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
廼益知足下之不安譽人也時寒千萬加愛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
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陋目所未嘗
睹如登崑立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
名也幸甚幸甚受賜至大宜即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
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
取出其下不意朝廷過未置之待從居常自愧今年賜
書廼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
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立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

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為腹誹而誅之其
視殺人族人若鉏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
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邪今陛下
慈愛寬仁與群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唯恐傷其意
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
群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
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為汲黯之倫
乎夫仕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
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
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
拜

答孔司戶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厚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徘徊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褻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為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夫國有詭候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宿客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為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為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濫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

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
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
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足下允蹈其言為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
尚奚足慕光方歎服止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
為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二年
月二十七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
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
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
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

直諫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
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
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養民此其所以和
也鄉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
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
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
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
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
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
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
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

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曰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必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

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媚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園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

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徃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二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

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聖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
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
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措而後王安之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
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
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
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
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
公明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

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
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
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
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史原性
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
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
之甚哀曰德淵呂佞之益友今不幸代復於何聞過哉此
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
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
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怨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

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一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時時然將終歲勤

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

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
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
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
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
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
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
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
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
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
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一所以授權委任之意

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
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
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
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
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
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
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
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
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
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
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

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
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
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
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
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
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
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
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
改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

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
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
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
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
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
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
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
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
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
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
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

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
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
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
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
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
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

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凶凶是敢獻盡言
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
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
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

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量穡縣
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
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
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
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腴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既
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
也當是之時願母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
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

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為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為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

用湯刑... 又曰予豈汝... 用奉畜汝眾又曰無或敢... 小人之飲箴又曰非廢厥謀... 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選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脇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豈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之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光皇恐再拜

上許州吳公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
言具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為書生
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
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
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
以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淺薄而

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
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
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
以致此哉由是私自嘆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
以受一言之教使嗒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
已知所取捨而無所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
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
廷榮耀輝赫照人者多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
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識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哀其所
為古以為始見之贊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
之且曰道為根抵文為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

君子務天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

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已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
由衰經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壘坎過關門上逆旅纍未
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
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為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
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汗辱門下之塵稱道
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為天下之人謂之不營
祿位而為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
命非為輒自踈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
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整鎮治之
光然後敢復叙昔日之知而求畢其翫愚之志夫肝膈之

所崇聚而欲杼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
繕綴近所為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為文也貴露下情
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
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為執
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邇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令
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
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致微獨命於朝廷差與耳執
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為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
于地遂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

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為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
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為書
啓布之左右乞停此議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
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
所以相全愛之道也廼者常城張祕丞亦然尤具此意因
書請焉常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炤愚款祈請
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霑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
有禮固不在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
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
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負跼蹐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
再拜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
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
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請不
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廣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
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忽事多久
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鄉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
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
光今日忝摛皆由堯夫素加誨誨重以推挽其感戴固不

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滄更祈節節不
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
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
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
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
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詎勉就職故
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所識不
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為世俗
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

言身卷之十九
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他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五月二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為幸已大遠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為之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執掌以學之不唯

為深憂光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費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為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論以古之為士易今之為士難終則見索惠詩欲以示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識不敢以此為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為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

今之為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鮮於今古則可為而今則不可為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為而今則可為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粹問之疇對無滯衮衮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為天下第一今位雖早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況賢守悴哉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

答張砥先生書

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已而徐於人為之不止光見異日為賢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為哉詩何為哉不宣光白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為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嘆無有窮已足下曰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已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埃又烏暇知其得失

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
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
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
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
宣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
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為恨尤實何人敢受此賜
反仄愧汗無地白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
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為亦知恥之但恐未能
免耳鄙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汚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

之補俄又擢真樞庭譬如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稚子之背
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
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
朝廷未棄之田里尚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
放於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
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之過
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佗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
朽之辜是敢輒自陳叙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
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
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孝基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言身集卷之十九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
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為禱大卿平生以保攝
為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
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
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
為寒燠雨暘在國為禮樂賞刑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
饑飽寒熱此皆天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
過其分未嘗不為災是故過寒則為春霜夏電過燠則為
秋華冬雷過雨則為霖潦過暘則為旱曠禮勝則離樂勝
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
太緩則沉太急則輕饑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
則氣沈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為之

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
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
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
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
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臍府素有冷疾須至服熱
藥今則遍身生瘡疥手足時癢癢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
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
敢以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
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簞乳腐麵滓豆炙性大寒
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

腰足沈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執藥攻之間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他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面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脉則爲痲痺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能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

惟得見尚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充書

熙寧十年四月作

光啓光愚贛遠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宥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

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
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
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
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
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為能以欺
誣為才問閭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
移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
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
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
用度日廣培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蠶起之盜攻剽城邑
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

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誦哉此安得謂之
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
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
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
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敝口瘡終能為周家成太
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
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
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
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
預其福者也顧眾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
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

一鼠竊益多逢蠹蠹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

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之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

深之祖淪淳化中為永康軍判官死蜀寇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為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為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帥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敘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為表裏者也光再拜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九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九

書啓

答郭長官純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閑居難值便人以是期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來又辱書且媿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亢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敘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